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July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4年7月3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716(2023)号决议附件(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十五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何塞·哈维尔·德拉加斯卡(签名)



2024年5月31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2716(2023)号决议附件(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会员国执行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如何更好地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谨转递监测组根据第2716(2023)号决议上述规定提交的第十五次全面报告。

如报告所述，由于秘书处的流动性危机，监测组2024年为支持编写本报告而进行的差旅严重受限。监测组通过充分利用区域会议、在纽约或通过视频会议与会员国代表团协商以及更多地使用向会员国发出的索取信息的书面请求，努力减轻影响。

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编写报告时考虑的所有信息的提出日期不迟于5月28日。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贾斯廷·赫斯维特(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716 (2023) 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五次报告

摘要

随着塔利班从叛乱组织转变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该团体加强了对阿富汗各地的控制。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巩固了他作为埃米尔的权力，将其特有的伊斯兰治理模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权力的巩固改善了国内的和平与稳定，并带来了其他积极影响，如减少腐败、减少鸦片种植和增加收入，从而有助于维持阿富汗脆弱的经济。

然而，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尽管目前局势稳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阿富汗仍将是中亚和该区域不安全的一个根源。他们质疑塔利班的这一治理模式能否应对许多持续的重大挑战，包括大规模移民、自然灾害、区域水资源问题管理、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对该区域内外日益加剧的影响。

尽管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该团体在阿富汗境内、邻近地区和更远的地方构成明显的严重威胁。会员国仍然关切塔利班是否有能力有效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构成的复杂威胁，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恐怖主义行为可能会蔓延。

此外，事实证明，塔利班无法或不愿应对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的威胁，该团体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袭击力度。塔利班对巴塔的支持似乎也有所增加。

虽然塔利班为限制基地组织(QDe.004)及其附属团体的活动作出了大量努力，但会员国指出，基地组织的重组和训练活动以及最近进入阿富汗的举动表明，该团体仍将阿富汗作为塔利班统治下的一个宽松的庇护所，令人怀疑基地组织的意图。

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鉴于国内存在的重大挑战和人的需求，塔利班在安全和武装部队方面的支出过高，并质疑这一支出是否完全符合反恐需求。他们还指出，塔利班企图获取新的军事能力并且在控制目前流通的小武器和轻武器方面面临挑战。恐怖分子从阿富汗获得武器尤其对该区域各国构成重大威胁。

尽管禁止种植罂粟，但由于存在大量库存，毒品贸易仍然十分强劲。现在判断这项禁令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塔利班高层继续从中获利，而农民们却难以用替代作物弥补亏空。这些似乎都是造成巴达赫尚省最近发生动乱的因素。

虽然塔利班目前还没有一个商定的、可与广大国际社会在多边框架内接触的有效机制，但其正在推进务实的双边和区域接触，在未获得正式承认的情况下向一些国家派驻外交使团。

目前至少有 61 名受制裁个人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高层任职或与其有联系。

委员会经常收到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但未收到资产冻结豁免请求。监测组建议采取措施，澄清何时需要在提出旅行禁令豁免请求的同时提出资产冻结豁免请求。没有关于武器禁运豁免的规定。

目录

	页次
摘要	3
一. 概述	6
二. 塔利班现状	7
A. 塔利班领导层	7
B. 内部动态和分歧	8
C. 作为事实管辖当局执政的能力	9
D. 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	9
E. 少数群体和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官员的状况	11
三. 塔利班的财政状况和毒品形势	11
四. 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评估	13
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	15
六. 在阿富汗活动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	16
七. 制裁执行情况	17
A. 旅行禁令	18
B. 资产冻结	18
C. 武器禁运及相关问题	18
八. 建议	19
九. 监测组的工作	20
A. 证据基础以及与会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合作	20
B. 促进公开辩论	20
附件	
事实行政当局中受到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的个人	21

一. 概述

1. 过去一年中，塔利班作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控制。他们的领导人(或穆民的埃米尔)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未列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如监测组第十四次报告(S/2023/370)所述，他特有的伊斯兰治理模式目前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

2. 这种权力巩固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和平与稳定得到改善(尽管冲突依然存在，但现行敌对行动已基本停止)，下层腐败和罂粟种植大幅减少，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以及薄弱的经济并未崩溃。

3. 然而，向负责任和有效治理的过渡进展缓慢，许多对话者质疑，如果不进行实质性调整，海巴图拉领导下的塔利班治理模式能否解决该国面临的问题。除恐怖主义外，这些挑战还包括面临社会经济危机、多发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事件、严重饥荒、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广泛依赖、潜在大规模移民和土地纠纷的阿富汗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以及对妇女、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教育和生产力的期望。

4. 事实证明，主要对该区域各国而言，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一些务实接触是可能的。但塔利班的政策和行为仍使邻国对很多方面感到担忧。该区域国家和非该区域国家尚未就阿富汗的未来达成共识。也尚未建立一个机制，让塔利班在多边框架内与广大国际社会接触，以确定获得承认的途径。塔利班没有参加 2024 年 2 月在多哈举行的第二次阿富汗问题特使会议(通常称为第二次多哈会议)，这表明了海巴图拉的主导地位。

5. 许多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阿富汗仍将是中亚和该区域不安全的一个根源。塔利班继续容忍以阿富汗许多省份为基地的一系列恐怖主义团体，为恐怖主义向邻国散布创造了条件，造成大量人员丧生。阿富汗继续被恐怖主义团体视为宽容或友好的领土，而这些恐怖主义团体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散布威胁。此外，该区域水权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人道主义危机持续不断，这意味着稳定并不一定带来着更广泛的安全。

6. 会员国承认塔利班努力应对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威胁，但质疑塔利班的反恐能力，并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招募和分散人员感到关切。会员国还认为，塔利班极大地限制了基地组织(QDe.004)和相关团体，但对基地组织在其视为庇护所的地方继续开展低调活动的意图感到关切。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事实证明，阿富汗塔利班无法或不愿应对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所构成的威胁，后者继续在巴基斯坦发动更多袭击。

7. 会员国承认，塔利班要应对这些威胁，就需要安全能力，但同时也提出关切，即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安全支出水平与该国内需求既不相称也不适合。武装部队的预计规模、受到保护和正在发展的能力以及正在设法获得的装备，使会员国对塔利班领导层对这些部队的真正意图感到关切。

二. 塔利班现状

A. 塔利班领导层

8. 塔利班继续从叛乱组织向管理当局过渡。会员国提出的关键问题为：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多远，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调整其神权政策以适应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治理要求。大多数会员国注意到，海巴图拉不断巩固其对权力的控制，从而巩固了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独特的神权治理方法。这与他的前任奥马尔毛拉(TAi.004)在叛乱期间和塔利班在 1990 年代末短暂掌权期间的领导方式仍然非常相似(见 S/2023/370)。虽然他的地位更加稳定和安全，但这一战略并不十分适合处理塔利班作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所面临的问题，也不符合广大阿富汗人民、邻国或国际社会的需求和期望。由于这一原因，在塔利班领导层内部，与海巴图拉关系密切的神职人员和部落圈子与一些忠实致力于提供安全和公共服务、发展阿富汗经济和建立国际关系的人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9. 一些会员国评论说，海巴图拉对权利的巩固非常引人注目。他通过采取一系列广泛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不断调整高级和中级职位，而对海巴图拉的忠诚是一个关键标准。他扩大并重塑了各省乌里玛理事会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以确保直接向埃米尔报告，同时也认识到这并不等于拥有绝对控制。他在喀布尔各职能部委的高级职位上安插了效忠他的人，以对活动进行监督并确保他的意愿得到遵从。他有效利用了 2023 年 3 月成立的事实上的埃米尔法令执行和监督局。他还授权事实上的劝善惩恶部和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执行埃米尔法令，并审查各机构和公众遵守埃米尔法令的情况。他设立了“整肃委员会”和武器及军事装备收缴委员会(下称武器登记委员会)，并将其作为行使权力和控制的工具，同时还建立了监督机制，以确保高层人物，包括强大的情报总局内的高层人物对他的忠诚和服从。效忠者似乎几乎没有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海巴图拉在坎大哈的核心圈子的运作情况仍然不为会员国所知。

10. 领导小组仍然不具包容性，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见附件)。在过去一年里，塔利班广泛推行其政策和意识形态，这些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定义比普什图人的身份概念更为狭隘。在各省建立“圣战伊斯兰教学校”的努力就是一个例子，其目的或可说是训练年轻学生并向他们灌输塔利班意识形态。普什图人的主导地位仍在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造成压力。普什图族塔利班各部落和政治派系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海巴图拉关系密切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经常会比其他人更受青睐。对海巴图拉的忠诚和与之结盟现在已成为塔利班内部紧张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11. 会员国一致认为，至少在塔利班阵营内部，海巴图拉的权威在中期内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这意味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进而意味着可以实现相对和平与安全。一位对话者将这一局势更好地描述为“相对稳定”。这种局势很脆弱，一些会员国认为，极有可能发生导致暴力和不安全迅速卷土重来的催化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公众示威和骚乱，还是对脆弱经济的重大冲击。

12. 关于海巴图拉可能的继任者，参与磋商的会员国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大多数会员国认为领导层将确保连续性和稳定性，例如由事实上的首席大法官(目前为谢赫·阿卜杜勒·哈基姆·哈卡尼，未列名)担任临时领导人，直到任命新的埃米尔。

B. 内部动态和分歧

13. 在过去一年中，海巴图拉缩小了坎大哈和喀布尔之间的分歧(见 S/2023/370，第 11 段)，并确保了塔利班的团结。尽管如此，分裂和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其根源在于种族、地理和派系忠诚方面由来已久的分歧，而非政策。与海巴图拉的接触仍受到严格控制，他的个人安保部队在去年得到了加强。

14. 曾被视为海巴图拉权力竞争者的关键人物现在被认为不那么具有竞争力。穆罕默德·雅各布·奥马里毛拉(奥马尔毛拉之子，未列名，事实上的国防部长)和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TAi.144，事实上的内政部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海巴图拉在其部内的安排，并促进了团结和对埃米尔的服从。尽管如此，一些塔利班高层人物仍在公开批评海巴图拉的政策。

15. 会员国注意到，萨德尔·易卜拉欣(未列名，努尔扎伊，事实上的内政部副部长兼“整肃委员会”负责人)和阿卜杜勒·加尧姆·扎基尔(未列名，阿里扎伊，事实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等人极具影响力，他们助长了对海巴图拉亲信受到青睐的不满。部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应夸大其词，但一些来自其他部落的塔利班中层人员认为自己受到忽视。资深指挥官也对神职人员受到提拔表示不满。塔利班士兵对“整肃委员会”活动的抱怨不断增加，这给领导层带来了一个独特的问题。该委员会的既定目的是遏制安全部队内部的裙带关系，并使在叛乱期间服役的塔利班作战人员能够获得某些国家福利和正式就业机会。然而，这一举措的实施却引发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忠诚受到了事实行政当局的质疑。¹ 这使人们担心，心灰意冷的塔利班作战人员会叛逃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16. 一些会员国强调，由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TAi.082)、塔杰·米尔·贾瓦德(未列名)和哈吉·纳吉布·拉赫马图拉(未列名，自 2024 年 5 月 28 日起兼任事实上的主管行政事务的内政部副部长和武器登记委员会负责人)领导的情报总局是一个重要的权力基地。该部门人数众多，情报能力强大，权力广泛，政治影响力深远，势力遍布全国各省各县。海巴图拉通过建立直接向其报告的 **Batar** 和 **Zulfiqar** 部门加强了控制。**Batar** 部门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情报总局各局长，通过让神职人员陪同和监督各局长的国际旅行，确保他们的活动符合塔利班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该部队还向情报总局雇员宣传德奥班派伊斯兰教观点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

¹ 4 月，塔利班作战人员被拍到焚烧整肃委员会的证书，并称这些证书是“对他们过去 20 年在圣战中所作斗争的侮辱”。

C. 作为事实管辖当局执政的能力

17. 会员国注意到，塔利班在全国各地实行的治理形式改善了秩序并加强了控制。虽然存在明显例外的情况，但腐败现象有所减少，主要是在一般行政部门和边境检查站。核心和重大政策决定，如对巴基斯坦驱逐阿富汗人的应对、经济管理或国家安全由坎大哈的塔利班核心领导集团处理，而行政和微观经济决策则仍在喀布尔由内阁和职能部委组成的“临时政府”作出。

18. 塔利班在国内治理方面面临以下重大挑战：脆弱的经济、极端贫困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气候变化、水电问题、土地纠纷和自然灾害的反复影响。在水的问题上，Qosh-Tepa 运河是塔利班在阿姆河上的旗舰项目。会员国表示担心，它可能会广泛影响中亚区域的水分配，造成经济和社会影响，并引发区域紧张局势。许多会员国关切地注意到，塔利班用于安全支出的收入比例很高(见下文)，有些会员国称这一比例过高。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塔利班没有充分优先考虑为国内需求提供资金，从而加剧了对援助的依赖。会员国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包括可能造成大规模移民、激进化和更多人员加入恐怖主义组织。

19. 没有迹象表明塔利班会通过新的阿富汗宪法。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伊斯兰教法和埃米尔法令进行的治理得到了加强。同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所有法官最终都对坎大哈和海巴图拉负责，海巴图拉通过调整伊斯兰法学院、各省乌里玛理事会和最高法院的职位、在哈扎拉人聚居的省份任命普什图人以及将贾法里派(什叶派)法理学从大学课程中删除等方式来行使控制权。

20. 虽然海巴图拉在 2023 年底责成事实上的外交部制定外交政策，但尚未公开发布这样的蓝图，有报告称埃米尔在国际交往问题上与喀布尔的内阁成员持不同意见。塔利班拒绝参加 2024 年 2 月举行的第二次多哈会议，他们是否会通过该论坛进一步参与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塔利班谋求与一系列该区域国家和其他国家进行务实的双边接触，并实行一定程度的“小多边主义”。他们在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情况下向一些国家派驻了外交使团。该区域一些国家已将塔利班从其国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除名，另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这样做。简而言之，塔利班在没有达成重大协议的情况下，正在推进就共同利益进行的务实接触。

D. 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

21. 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在过去 12 个月中有所改善，目前相对稳定。暴力事件逐年大幅减少，尽管全国抵抗阵线和阿富汗自由阵线开展了行动，但没有任何可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武装反对力量威胁到塔利班的控制。尽管存在严重的跨界紧张局势，但塔利班对阿富汗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对塔利班权威以及对该国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内部威胁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22. 塔利班出于自身原因和国际压力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采取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会员国认为这一举动具有战术性而非战略性。虽然塔利班显然有意应对他们认为的生存威胁，但他们的反恐能力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的性质，

需要采取更复杂的应对措施。会员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塔利班声称已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主要人员赶出国界的说法。然而，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了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中亚各国有待澄清，但这种转移对区域安全已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如此，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以分散模式在阿富汗各地开展行动，并建立了小组结构且具有高度的行动安全(见下文第五节)。虽然该团体的袭击频率有所降低，但其继续发动袭击，以破坏人们对塔利班保障安全能力的信心(见 S/2023/370)。

23. 对一些塔利班成员而言，国际社会对《美利坚合众国与塔利班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协定》(《多哈协定》)中关于限制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承诺的看法仍然很重要，但他们希望自己对这些承诺进行界定。虽然他们限制了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的成员，迫使他们在阿富汗低调行事，但双方的关系仍然密切。不过，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基地组织仍在努力在阿富汗进行重组、招募和训练，并注意到最近有基地组织相关人员小规模进入阿富汗。这些活动背后的意图尚不清楚，对该团体能力的影响也不清楚，但这些活动令人严重关切。由于基地组织和相关团体将阿富汗视为友好领土，在该国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数量并未减少(见下文第四节)。

24. 巴塔继续在阿富汗大规模开展行动，并从那里对巴基斯坦发动恐怖行动，这些行动往往利用阿富汗人。会员国认为，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来说这一挑战太大，即使他们想应对也无能为力。塔利班并不认为巴塔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双方关系密切，并且塔利班对巴塔多有亏欠。会员国继续详细提及对巴塔行动的特别支持和容忍，包括提供武器和允许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提供培训和支持。

25. 雅各布毛拉批准分阶段将武装部队人数增加到 20 万人，但会员国对其实际人数看法不一。其中一个会员国认为，到 2023 年 10 月已达到 17 万人。这一庞大数字令人对该部队的目的产生质疑。尽管分配用于安全的资金比例很高(据一个会员国评估，高达预算的 40%)，但塔利班在支付工资方面仍有困难。

26. 海巴图拉为努力在坎大哈巩固由自己控制的个人安保部队和“特种”部队，试图将以前由不同指挥官指挥的自杀爆炸能力统一到坎大哈的单一指挥之下。预计这将产生一支规模更大的训练有素的炸弹手部队，但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由于有人逃回前指挥官手下，² 这意味着预计人数中只有一半将留在忠诚的赫尔曼德指挥官 Maulvi Abdul Ahad Al-Abraib(未列名)手下。由于塔利班作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掌权，一位内部批评人士对这支部队的目的提出了质疑。

27. 由于担心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可能卷土重来、武装反对派团体构成威胁以及塔利班内部关系持续紧张，巴达赫尚省对塔利班来说仍是一个关键省份。2023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间，事实上的总理哈桑·阿洪德(TAi.002)下令进行一系列省级安全和政治改组，以加强坎大哈省的影响力。据报告，由于坎大哈的指令

² 这些指挥官在行动和战术层面的作战决策方面享有极大自主权，并与外国恐怖主义团体有直接关系。

(包括关于执行鸦片禁令的指令)被置之不理, 塔利班在该省产生内部争端, 这使塔利班担心该省的不安全局势日益加剧。在阿富汗北部其他地区, 如巴格兰省和塔哈尔省, 显然也存在类似的争夺非普什图族塔利班分子控制权的斗争。虽然当地的示威活动已基本得到控制并暂时平息, 但这可能成为挑战塔利班维持国内安全能力的催化事件。

E. 少数群体和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官员的状况

28. 会员国继续报告称, 塔利班对被认为是萨拉菲派的人进行镇压, 包括被指控进行法外处决、摧毁清真寺和强迫接受德奥班派教导。这些报告包括情报总局内的 Batar 部队的活动, 该部队试图教育被拘留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员, 以说服他们摒弃萨拉菲派并皈依德奥班德派。然而, 会员国还报告称, 塔利班领导层针对萨拉菲派的行动有所收敛, 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行动会促使一些人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队伍。

29.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继续对哈扎拉等少数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前政府的一些官员继续任职, 包括在情报总局内任职, 但会员国报告称, 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人员、法官和检察官继续成为攻击目标。关于任意拘留、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的具体报告无法确定由谁所为, 但塔利班没有系统的程序来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三. 塔利班的财政状况和毒品形势

30. 自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 阿富汗的经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两个财政年度中收缩了 26%。阿富汗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现金进口和非正规支付方式, 哈瓦拉汇款系统仍占金融交易的 90%。最近阿富汗人的非自愿回返(2023 年超过 200 万人)和自然灾害(多次洪灾以及 2023 年 10 月赫拉特省发生的地震)使脆弱部门受到进一步挑战, 进一步降低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此同时, 仍有 2 400 万阿富汗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贫困、粮食不安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现象普遍存在。尽管经济陷入困境, 但 2023 年的进口水平依然强劲, 20 亿美元的汇款和外汇使阿富汗尼升值 26%。联合国为支持人道主义援助而运送的现金仍然有助于稳定阿富汗货币。

31. 塔利班完全控制了所有政府机构, 有效加强了税收工作。对海关资金、跨境贸易关税和税收进行例行征收并存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单一账户, 由事实上的财政部为政府支出编列预算。税务总局 2023 年 3 月 2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期间的数据³显示, 官方收入总额为 2 930 894 456 美元(210 731 000 000 阿富汗尼), 与上一财政年度的总额 193 661 000 000 阿富汗尼(2 240 189 084 美元)相比增加了 30%。税收收入为 1 004 674 377 美元(72 239 000 000 阿富汗尼), 海关收入为 1 194 148 265 美元(85 858 000 000 阿富汗尼), 这两项收入均有大幅增长, 而非税收收入(塔利班各机构收取的所有其他资金, 如包括新登记右舵车辆费、

³ 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世界银行将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

领事收入、许可证使用费、护照签发费、特许权使用费、通行费等在内的各种政府服务费)为 702 360 796 美元(50 499 000 000 阿富汗尼)，保持相对稳定。

32. 塔利班巩固了对财政的控制。⁴特别是在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毛拉(TAi.024)的领导下对收入管理、预算分配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修订，并更加重视发展工作。除征收统一税率外，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还对工资、房租、移动电话信贷以及和大中小型企业的利润征税，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普通阿富汗人。对矿物开采和贸易征收关税和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对农民征税增加了收入，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塔利班的优先事项，但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却因成效有限而感到沮丧，尤其是在该国丰富的矿产部门，这导致塔利班将重点放在私人投资者而非外国政府身上。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合法产权不明确，开采工作依然充满挑战。

33.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被公认减少了行政一级的下层腐败(如地方团体征收通行费和警察进行敲诈勒索)，但塔利班上层的腐败现象依然存在。除采矿外，对话者还报告称，通过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或在有关部委任职来开采阿富汗其他自然资源的情况也很常见，尽管可能没有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那么严重。会员国指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他们对围绕埃米尔的运作情况缺乏准确的了解，目前尚不清楚坎大哈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高层是否了解这种情况。

34. 会员国承认，塔利班在 2022 年 4 月颁布禁止鸦片种植和贸易的法令和 2023 年 10 月颁布禁毒法后，为根除毒品生产采取了重大步骤。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23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⁵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 95%(从 2022 年的 233 000 公顷减少到 2023 年的 10 800 公顷)。一个会员国指出，据塔利班报告，2023 年开展了 1 500 多次缉毒行动，缴获 8 000 吨毒品，逮捕 8 500 人，摧毁 834 个实验室和 14 000 公顷作物。但会员国也指出，在限制海洛因贩运和合成药物(甲基苯丙胺)生产和贸易方面进展甚微，而塔利班则继续从毒品贩运中获得大量收入。

35. 鸦片库存仍然很大，乃至无法从缉获数据中看出毒品出口量存在明显变化。对鸦片库存规模的估计各不相同，但要充分评估种植禁令的影响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与此同时，有关系的贸易商继续获利，而农民则在努力寻找替代经济作物。会员国指出，根除罂粟种植、摧毁实验室和没收化学品的努力对塔利班当权派有利，这些活动为努尔扎伊和伊萨卡扎伊集团提供大量收入，同时有针对性地打击非塔利班竞争对手，从而有助于巩固对坎大哈各部落的控制。楠格哈尔省省长穆罕默德·纳伊姆·巴里奇·胡达伊达德(TAi.013)控制着东部路线，巴尔赫省省长优素福·瓦法(未列名)管理着北部路线，他是海巴图拉的亲戚。许多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人物都参与了持续的毒品贸易并从中获利，而哈卡尼网

⁴ 有关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收入的信息定期进行报告。但是，有关塔利班支出的信息很少见。塔利班征税机构未就用于政府正式职能以外的货物或活动的预算支出和资金分配提供明确信息。

⁵ 可查阅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istan_opium_survey_2023.pdf。

络(TAc.012)则长期维持着中间商的地位，帮助促进他们在海洛因贩运和利润更丰厚的甲基苯丙胺市场中的利益。

36. 除鸦片外，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也在继续增加，最近还出现了芬太尼并且记录在案的数量也很大。法拉、赫拉特和尼姆鲁兹是甲基苯丙胺的主要生产中心，Dishu 县 Bahramcha 和赫尔曼德省也有正在运作的实验室。在坎大哈和楠格哈尔，甲基苯丙胺与海洛因一起被缉获，这表明这两种毒品可能通过相同网络进行贩运。

四. 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评估

37. 基地组织在战略上仍然保持耐心，与阿富汗境内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合作，同时将与塔利班持续保持往来作为优先事项。该团体继续开展秘密行动，以塑造塔利班遵守《多哈协定》的规定，防止阿富汗领土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形象。尽管基地组织低调行事，但仍在进行宣传，以招募更多人员，同时努力重建其行动能力。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仍然有限，但得益于其附属团体开展对外行动能力的支持，其意图仍然坚定。基地组织埃米尔在阿富汗的状况和所在地以及该团体在阿富汗的人数没有变化(见 S/2024/92，第 73 段)。

38.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人员继续与军阀、宣传人员、招募人员和资助者接触。经验丰富的教官已前往阿富汗，以加强分散的小组的安全。基地组织优先开展外联和招募工作，特别是在那些曾与其并肩工作或在 2021 年 8 月前曾是其行动成员的人中进行外联和招募。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基地组织寻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真主辅士团(未列名)建立合作，以加紧活动，加强在塔利班北部军事结构内的阵地，开展联合行动，并将恐怖活动中心转移到中亚。

39. 会员国注意到，基地组织小组在阿富汗多个省份，主要是在该国东南部活动。一些会员国指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设施主要用于训练当地作战人员和巴塔特工人员，新报告的训练基地和藏身处分布于阿富汗各省，包括贾拉拉巴德省和坎大哈省以及库纳尔省、努尔斯坦省和塔哈尔省的前营地。

40. 随着一些阿拉伯作战人员新近加入，卡提巴·奥马尔·法鲁克团体⁶在阿布·伊克拉斯·马斯里的领导下发展起来。阿布·伊克拉斯·马斯里(未列名)于 2023 年 11 月下旬被情报总局保护性拘留，这反映出塔利班担心外国情报机构正在寻找他。其他基地组织特工人员，包括两名武器工程师，被喀布尔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保护性拘留或以其他方式藏匿起来。巴基斯坦当局于 2024 年 3 月逮捕了阿明·穆罕默德·哈克·萨姆·汗(QDi.002，别名 Dr. Amin)，罪名是他在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时非法持有武器。

41. 会员国指出，几名阿拉伯裔基地组织成员为训练目的抵达库纳尔和努尔斯坦，并协助穆罕默德·萨拉赫丁·阿布德·哈基姆·齐达内(QDi.001，别名沙伊

⁶ 见 S/2023/370，第 41 段。

夫·阿德尔)与基地组织核心人物、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和塔利班某些成员进行沟通。另据报告,利比亚德尔纳阿布萨利姆协商会议的利比亚基地组织成员 Abdelazim Ben Ali(未列名)在事实上的内政部任职,但没有明确的职务说明,他持有以“Abd al-Azim”和“Ali Musa bin Ali al-Darsi”为名颁发的阿富汗护照。

42. 据报告,负责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联络的情报总局第 31 局通知所有阿拉伯作战人员避开喀布尔,否则将被拘留。尽管如此,塔利班要求基地组织所有基层成员到喀布尔进行生物特征登记,但据报告,基地组织高层拒绝了这一要求。

43.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有 18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分布在法拉省、赫拉特省(媒体机构)、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和尼姆鲁兹省。该团体协助巴塔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恐怖袭击,而巴基斯坦圣战运动(圣战运动,未列名)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以减轻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压力。该团体出版高质量的数字杂志,突出介绍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版本的伊斯兰教,重点关注孟加拉国、克什米尔和罗兴亚问题,目的是招募人员。据报告,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作战人员及其家属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获得了一些财政支持。

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

44.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丢失了地盘,流失了中高层领导人物,但该团体仍是阿富汗和该区域内的主要威胁。虽然塔利班一直声称已击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但袭击仍在继续,塔利班领导层在如何对待该团体和同情该团体的萨拉菲派群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利用教派分裂,袭击宗教少数群体等临机目标。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招募人员时采取了一种在神学上更为宽容的方法,重点是吸引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和塔利班的成员,包括之前不为当局所知的非萨拉菲派人员。

45. 自 2022 年年中以来,塔利班加强了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行动。据报告,在 2023-2024 年期间,情报总局对喀布尔和其他城市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子和骨干开展了 100 多次行动。为应对人员大量流失问题,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限制了在阿富汗的行动,并扩大了对外行动,鼓励干练的特工和自杀炸弹手前往欧洲、俄罗斯联邦和其他邻国。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能力仍然强大,该团体在 2024 年发动了精心策划的高影响力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46. 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努力使塔利班失去合法性是因为其反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所支持的民族国家概念。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正在利用阿富汗国民在巴基斯坦发动袭击,利用巴基斯坦国民在阿富汗境内发动袭击,利用塔吉克国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发动袭击,并已利用一名吉尔吉斯国民在塔利班中心地带坎大哈发动袭击。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越是声称外国恐怖主义分子不会利用其领土威胁其他会员国,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就越是决心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并推进“更广阔的呼罗珊”的概念。

47. 一些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该区域的关联团体，除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外还包括伊斯兰国巴基斯坦省和伊斯兰国欣德省，作战人员已从 4 000 人增至 6 000 人，而另一些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核心兵力仍为 2 000 至 3 500 人。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已成功渗透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主要部委(内政部、国防部和情报总局)。该团体试图将其成员秘密安插在其他团体中，如巴塔、圣战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和真主辅士团，因此难以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员的人数以及这些成员效忠于哪个团体。据称，从北部进入的新兵身份为真主辅士团成员，从南部进入的新兵则由巴塔协助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以及通过南瓦济里斯坦进入。据评估，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既可避免与塔利班直接接触，又可获得福利、武器和训练。

48. 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仍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领导人，此前情报总局于 2023 年 6 月在库纳尔的一次突袭中试图逮捕他失败，这使他进一步躲藏起来。一个会员国指出，该团体从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的核心地区分散出去，其中一个派别转移到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其他派别转移到赫拉特省和尼姆鲁兹省，在俾路支省山区也有特工人员，并在包括喀布尔在内的主要城市有卧底。据报告，一些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特工人员于 2023 年年中转移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9.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族群内部招募了更多人员，并在偏远山区储存武器和炸药，从而加强了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力量。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正计划对阿富汗某些地区建立地盘控制，并向中亚邻国渗透。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利用向北的路线将作战人员转移到俄罗斯联邦和中亚。

50. 自 2024 年 3 月以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阿扎姆基金会通过互联网向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散布一份题为《Sado-yi Khorasan》的专门出版物。还通过《Al-Naba》等其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渠道加强了宣传。一个会员国指出，最近逮捕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员突显了由于担心 Telegram 可能会泄露信息而使用 Zangi 通讯应用程序的做法。其他被提及的应用程序还有 TeleGuard 和 Element。

51.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领导人注重吸引财政支持，2023 年从各种来源获得约 250 万美元，用于破坏该区域一些国家的稳定，其中一些资金可能被用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动袭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机构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题为“Moscow Attack: The Courage of Warriors”的电子书。这次袭击是“无论你在哪里找到他们，都要杀了他们”运动的一部分，导致一些欧洲国家提高了恐怖主义威胁级别。

52. 据两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领导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利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国民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什叶派圣地、神职人员、警察和外国公民，从而破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的稳定。其中一

个会员国报告称，该小组约有 300 人，主要在与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拉克接壤的伊朗各省活动，由伊朗俾路支族前真主军(未列名)成员 Mustafa Rigi 领导。

53. 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声称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在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发动的袭击显示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标志性作案手法，包括详细策划和使用自杀炸弹手进行最初袭击和对应急响应机构进行后续袭击。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在两名自杀炸弹手中，一人是塔吉克国民，曾在巴达赫尚省接受训练，另一人可能是阿富汗国民。

六. 在阿富汗活动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

54. 尽管塔利班继续声称，除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外，阿富汗没有外国恐怖主义团体，但会员国报告称，有 20 多个团体仍在该国活动，它们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统治和情报总局的监督下享有行动自由。

55. 巴塔仍是阿富汗最大的恐怖主义团体，估计有 6000 至 6500 名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表示担心，巴塔与基地组织加强合作可能会使巴塔变成“区域外威胁”。基地组织对巴塔的支持包括为其在阿富汗的“塔什基尔”(此处指军事人员配置或编队)和训练营提供阿富汗作战人员。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提供的训练使巴塔改变了战术，并针对硬目标进行了高调袭击。一位对话者指出，一名与西拉杰丁·哈卡尼有关联的人在向巴塔转让武器以及以加入巴塔为条件安排释放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囚犯方面发挥了作用。

56. 一个会员国详细介绍了塔利班如何通过提供资金对巴塔施加压力，据报塔利班每月向巴塔领导人努尔·瓦利·迈赫苏德(QDi.427)提供 350 万阿富汗尼(50 500 美元)，同时指示他从捐助者那里获得更多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仍然担心，过度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巴塔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合作。迈赫苏德被认为为了保留选择余地而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保持秘密联系。

57. 巴塔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袭击，袭击次数从 2021 年的 573 次大幅增加到 2022 年的 715 次和 2023 年的 1 210 次，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24 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巴塔袭击发生在 2023 年 9 月 9 日，1 000 多名巴塔作战人员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吉德拉尔县的两个军事哨所发动了协同袭击，以夺取和控制地盘。据报告，巴塔作战人员得到了数百名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成员的协助。一个会员国提供了一名负责指挥阿富汗作战人员进入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指挥官的详细资料。一些会员国认为，2024 年 3 月 26 日在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 Besham 市附近的水电大坝项目工作的中国公民遇袭事件是巴塔所为。

58. 在吉德拉尔袭击事件发生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于 2023 年 11 月对巴塔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禁止他们在城市携带武器。然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疲于应对该团体的存在和活动所带来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因此，关于是否允许巴塔携带武器的规定一直在不断修订和改变。

59. 会员国重申，自塔利班接管以来向巴塔提供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口径的武器，特别是具有夜视功能的武器，使巴塔对巴基斯坦军事边防哨所发动的恐怖袭击具有更大杀伤力。

60. 塔利班与巴塔关系有关的政策在 2023 年年中发生了变化。情报总局协助在喀布尔为巴塔领导人新建了三座招待所，据报还向巴塔高层人物发放了通行证，以方便其行动和免于逮捕，并向其发放了武器许可证。与巴塔建立更积极的关系是为了确保其继续与塔利班保持联盟关系，并阻止其投奔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2024 年 3 月 5 日，努尔·瓦利·迈赫苏德告诉媒体，他最近会见了海巴图拉，塔利班立即予以否认。

61. 尽管如此，管控巴塔和相关团体对塔利班而言仍是一项挑战。2024 年 1 月，效忠海巴图拉的坎大哈省事实上的省长 Shirin 毛拉(未列名)率领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进行讨论，而西拉杰丁·哈卡尼作为巴基斯坦和巴塔之间的调解人似乎被边缘化。

62. 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状况基本未变(见 S/2024/92，第 84 段)。一些会员国指出，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巴塔合作，巴塔作战人员在使用库纳尔的训练营。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协助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打击反塔利班部队和征税，并与巴塔和俾路支解放军合作，打击巴基斯坦-中国的利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巴塔、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真主辅士团一道，继续利用阿富汗领土作为袭击邻国的基地，以破坏中亚国家的稳定。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有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组织层面上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联系。

63. 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加强了在阿富汗的“本地化”进程，融入阿富汗社会，从事采矿和其他活动，以便在阿富汗站稳脚跟。该团体越来越多地用其他语言(吉尔吉斯语和巴哈萨印度尼西亚语)制作煽动暴力的音频和(或)视频，以扩大国际受众范围，并利用最近在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联邦发生的袭击事件宣传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

64.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和真主辅士团在阿富汗的状况保持不变(见 S/2024/92，第 83 段)。据报告，真主辅士团加强了与自由人党(QDe.152)和 Jaysh al-Fursan 的关系。

七. 制裁执行情况

65. 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135 名个人和 5 个实体受到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的强制性制裁。截至 2024 年 5 月底，监测组确认至少有 61 名受制裁塔利班成员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关联(见附件)。

66. 根据第 2255 (2015)号决议的授权，监测组目前正在对依据第 1988(2011)号决议订立的制裁名单上的条目进行年度审查。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 2023 年立场文件(S/2023/467)责成监测组对名单进行彻底审查，优先审查缺乏识别信息、据报已死亡的个人以及据报或经证实已不复存在的实体。

A. 旅行禁令

67.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55 (2015)号决议第 19 和 20 段，委员会获授权审议该决议第 1(b)段规定的旅行禁令豁免请求。被列名个人的所有国际旅行都必须按照第 2255(2015)号决议和委员会准则的规定事先获得委员会批准。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委员会批准了 7 个会员国提出的 17 项被列名塔利班成员旅行请求。旅行的目的是就医(5 项请求，涉及 4 人)、进行朝觐(1 项请求)、参加国际会议(9 项请求)或双边磋商(2 项请求)。

68. 如前所述，一些豁免请求是委员会在被列名个人旅行之后或同时收到的，需要委员会根据快速程序进行审议。为解决这些问题，委员会已致函接待被列名塔利班成员的具体会员国以及所有会员国，提醒它们注意提前提交旅行禁令豁免请求的要求。

69. 最近的豁免请求提出了一些问题，即涉及在被指认个人的指示下使用资金的旅行，例如以就医为目的的旅行，是否也需要提出资产冻结豁免请求。旅行禁令豁免请求表中有一个关于合并资产冻结豁免请求的部分，但申请国往往没有填写。

B. 资产冻结

70.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5 月，委员会没有收到会员国提出的任何资产冻结豁免请求。如上所述，监测组认为，一些旅行禁令豁免请求本来可能需要同时提出资产冻结豁免请求(例如，被列名个人将资产用于就医，无论资金是否为其本人所有)。

71. 同样，东道国向被列名个人提供的除基本旅费以外的任何支助，都需要资产冻结豁免。委员会不妨考虑进一步指示监测组如何更好地掌握为有利于塔利班而提供的资产。

C. 武器禁运及相关问题

72. 塔利班控制着大量武器库存，并通过武器登记委员会将这种控制扩大到其他流通武器。塔利班已着手维护其现有库存，并寻求获得更多军事装备和无人机能力。据一个会员国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重点是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无人机作战方法，据报告，该团体正在对装有炸弹的无人机进行飞行测试。

73. 2024 年 3 月，由雅各布毛拉率领的代表团参观了在多哈举行的国际海上防务展览和会议(DEMDEX)的武器展，寻求获得维护服务、车辆备件和使塔利班能够打击在阿富汗空域活动的无人机的防空系统合同。因此，塔利班各部都接到指示，从其分配预算中留出一定比例作为特别基金，用于购买新的武器系统。未能获得此类合同打击了塔利班在军事能力方面的野心。先进武器委员会正在就生产增强型无人机进行讨论。

74. 塔利班寻求私人承包商为四轮驱动车辆和直升机提供服务，但据会员国所知，塔利班尚未支付此类装备或服务的费用。据信，塔利班与潜在供应商进行讨论是为最终解除制裁作准备。塔利班对空中作战能力的兴趣反映了其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愿望，因为许多塔利班指挥官都知道空中力量在打击地面叛乱方面的作用。

75. 在至少三次行动中，塔利班部队成功使用了现有的米-17运输直升机、米-24攻击直升机和 MD-500 轻型攻击直升机。塔利班声称有 60 架现役飞机，比去年的 40 架有所增加。获取备件以使飞机能够继续运行具有挑战性。

76. 武器登记委员会已引起紧张和怀疑，尤其是在阿富汗北部，因为该委员会被视为巩固坎大哈领导权的工具。塔利班的指令是，获得的任何重型武器都应运往坎大哈。塔利班自己的评估表明，他们估计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截至 2021 年 8 月所拥有的武器中约有一半仍下落不明。然而，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当时所拥有武器的真实数量尚不得而知，可能要高得多。该委员会的动态代表了执政的神职人员和海巴图拉的权力游戏，被称为树立了夺取包括哈卡尼网络在内的既有权力基础武器和合法性的危险先例。

77. 除了有关塔利班向巴塔提供武器的关切(见上文第 59 段)之外，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塔利班向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上的真主辅士团作战人员提供了新的军用车辆、武器和其他装备，边界两侧正在进行军事集结。驻扎在北部巴达赫尚省的塔吉克作战人员拥有美国和北约的武器和车辆。

78. 通过阿富汗众多枪支市场销售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活动仍集中在南部地区，在那里恐怖分子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这些武器。当局截获了一大批从阿富汗运往南美洲的小武器和轻武器，这些武器计划运送给毒贩。

八. 建议

79. 监测组建议，鼓励会员国在寻求豁免制裁措施时，尽可能附上护照复印件、照片、财务详情或任何其他相关文件，以便对列名进行适当修改。新旅行证件上所列姓名及其转写的变化给会员国执行旅行禁令造成困难。

80. 监测组建议主席致函会员国，说明在因就医或其他会给被列名个人造成费用的健康原因而提交旅行禁令豁免请求时，必须充分遵守制裁措施，必要时应在提交旅行禁令请求的同时提交资产冻结豁免请求。欢迎有关会员国在提交此类请求前与委员会或监测组联系，讨论相关程序。

81. 监测组随时准备支持委员会的提议，即与有意进一步了解旅行禁令豁免程序的会员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会议不妨采取讲习班的形式。请会员国提请委员会注意任何可以加强制裁措施的执行和增进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合作的建议。

8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授权监测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对中亚会员国提出的关于制裁制度程序的请求和询问作出积极回应。监测组欢迎委员会在请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和支持这些举措方面提供支持。

九. 监测组的工作

A. 证据基础以及与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合作

83. 监测组在 2023 年下半年为编写本报告广泛出访。由于特殊的财政限制，监测组在 2024 年无法像通常那样广泛出访。监测组充分利用区域会议，召集了许多会员国的安全和情报当局，从而缓解了这一情况。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的一些邻国、与塔利班直接接触的国家以及在喀布尔保留了一些外交存在的国家。一些会员国代表团访问了纽约的监测组，另一些则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了协商。

84. 监测组向会员国发出的索取信息的书面请求也比通常更多。作出答复的会员国提供了丰富且及时的信息，为本报告奠定了坚实、多样和平衡的信息基础。许多会员国提供的资料中所作分析具有显著一致性。

85. 正如向委员会所通报的那样，监测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访问阿富汗，但仍希望在情况允许时访问该国。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和区域组织接触，以补充其工作，其中包括若干联合国实体、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等。监测组继续感谢与这些机构的出色合作。此外，监测组还与学术界、智库及阿富汗和国际民间社会的代表就塔利班和阿富汗事务进行了接触。

86. 监测组指出，很难获得关于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关联团体结盟的作战人员人数的可靠数据，特别是在冲突地区。个人可能与不止一个团体结盟。本报告中使用的数字反映了提供信息的会员国的协商一致意见或其所作的一系列估计，有可能存在误差。在可能的情况下，监测组均设法将作战人员与家庭成员或其他关联人员分开。

B. 促进公开辩论

87.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附件

事实行政当局中受到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的个人

根据监测组 2023 年 4 月的评估，塔利班宣布的“临时政府”有 58 名成员也是 1988 年制裁制度所列个人(见监测组第十四次报告，S/2023/370)。这一数字目前为 61 人。在编写本报告时，在已查明的 61 名被列名个人中，35 人为内阁级任命，¹ 其中包括总理及其三名副手。在其余人员中，14 人为“代理部长”，7 人的职务兼有业务职能和咨询活动。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名单上共有 135 名个人和 5 个实体。共有 30 名被列名的个人据报或经确认死亡；其中 14 人的死亡情况尚未反映在名单中。² 截至 2023 年 5 月，可能有 74 名被列名个人(包括 3 名“已和解”个人)在世。

两名被列名个人以前曾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和解，然后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重新加入塔利班；三名已和解的被列名个人没有重新加入塔利班，因此未列入以下人员名单。

塔利班事实行政当局内阁级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1	总理	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普什图	TAi.002
2	主管经济事务副总理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	普什图	TAi.024
3	主管行政事务副总理	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阿里·马尔丹·库勒	乌兹别克	TAi.027
4	主管政治事务副总理	阿卜杜勒·卡比尔·穆罕默德·贾恩	普什图	TAi.003
5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	普什图	TAi.023
6	情报局长(情报总局)	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	普什图	TAi.082
7	代理朝觐和宗教事务部长	努尔·穆罕默德·萨基卜	普什图	TAi.110
8	主管行政和财政的朝觐和宗教事务部副部长	阿里夫拉·阿里夫	普什图	TAi.030
9	代理信息和文化部长	海鲁拉·海尔赫瓦赫	普什图	TAi.093

¹ “内阁级”的定义包括总理及其负责行政、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三名副手；24 名“代理部长”及其副手；以及 18 名“国务部长”或“独立局长”及其副手，他们领导塔利班情报局、中央银行、红新月会或国有铁路和电力公司并参加内阁会议。

² 编号 TAi.004、TAi.006、TAi.011、TAi.015、TAi.016、TAi.021、TAi.022、TAi.025、TAi.040、TAi.051、TAi.057(据报已于 2023 年 7 月初去世)、TAi.063、TAi.069、TAi.075、TAi.078、TAi.083、TAi.096、TAi.097、TAi.099、TAi.100、TAi.106、TAi.107、TAi.108、TAi.111、TAi.136、TAi.146、TAi.159、TAi.164、TAi.168、TAi.171 和 TAi.174。

塔利班事实行政当局内阁级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10	主管文化和艺术的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	萨杜丁·赛义德	普什图	TAi.087
11	代理难民回返部长	哈利勒·艾哈迈德·哈卡尼	普什图	TAi.150
12	代理边境和部落事务部长	努鲁拉·努里	普什图	TAi.089
13	代理民航和交通部长	哈米杜拉·阿洪德·谢尔·穆罕默德	普什图	TAi.118
14	代理经济部长	丁·穆罕默德·哈尼夫	塔吉克	TAi.043
15	代理外交部长	阿米尔·汗·莫塔基	普什图	TAi.026
16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施塔内克扎伊·帕德沙汗	普什图	TAi.067
17	代理内政部长	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	普什图	TAi.144
18	代理矿业和石油部长	谢哈布丁·德拉瓦尔	普什图	TAi.113
19	代理公共工程部长	穆罕默德·伊萨·萨尼毛拉, 被列名为穆罕默德·伊萨·阿洪德毛拉(前能源和水利部副部长)	普什图	TAi.060
20	代理灾害管理国务部长	阿巴斯·阿洪德	普什图	TAi.066
21	主管财政和行政事务的灾害管理副国务部长	阿卜杜勒·拉赫曼·扎赫德毛拉韦	普什图	TAi.033
22	代理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	纳吉布拉·哈卡尼·希达亚图拉	普什图	TAi.071
23	代理城市发展和土地部长	哈姆杜拉·诺马尼	普什图	TAi.044
24	代理水利和能源部长	阿卜杜勒·拉蒂夫·曼苏尔	普什图	TAi.007
25	阿富汗中央银行行长(阿富汗中央银行)	希达亚图拉·巴德里毛拉(希达亚图拉·巴德里), 被列名为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	普什图	TAi.147
26	阿富汗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	哈吉·艾哈迈德·齐亚·阿迦, 别名努尔·艾哈迈德·阿迦	普什图	TAi.156
27	财政部副部长	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卡尼, 被列名为阿卜杜勒·卡迪尔·巴希尔·阿卜杜勒·巴西尔	普什图	TAi.128
28	代理审计长	伊扎图拉·哈卡尼汗·赛义德	普什图	TAi.064
29	行政事务办公室国家采购主任	阿卜杜勒·瓦利·塞迪基	普什图	TAi.133
30	烈士和残疾事务部副部长	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洪德·拉拉·阿洪德	普什图	TAi.053
31	主管军事事务的劝善惩恶部副部长	赛义德·艾哈迈德·沙希德·海勒	普什图	TAi.028
32	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副部长	穆罕默德·扎希德	普什图	TAi.127

塔利班事实行政当局内阁级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33	工商部副部长	库德拉图拉·贾迈勒	普什图	TAi.047
34	边境和部落事务部副部长	艾哈迈德·塔哈·哈立德·阿卜杜勒·卡迪尔	普什图	TAi.105
35	阿富汗红新月会副会长	努尔丁·图拉比·穆罕默德·卡西姆	普什图	TAi.058

内阁级以下行政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36	埃米尔海巴图拉财政事务顾问	贾恩·穆罕默德·迈达尼·伊克拉姆	普什图	TAi.119
37	教育部高级顾问	赛义德·吉亚斯丁·阿迦	乌兹别克	TAi.072
38	赫尔曼德军团副指挥官	阿卜杜勒·萨马德·阿切克扎伊	普什图	TAi.160
39	喀布尔市副市长	赛义德·埃斯马图拉·阿西姆·阿卜杜勒·库杜斯	普什图	TAi.080
40	行政事务办公室主任	穆罕默德·埃沙格·阿洪扎达	普什图	TAi.101
41	负责执行和监督命令和法令局长(前总检察长办公室)	沙姆斯丁, 别名沙姆斯丁·沙利亚提	塔吉克	TAi.103
42	国防部技术和后勤副部长下属主任	阿卜杜勒·贾巴尔·奥马里	普什图	TAi.088
43	塔利班军队教育和文化负责人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迦毛拉韦	普什图	TAi.114
44	高等教育考试委员会主席	阿卜杜勒·巴基·哈卡尼, 被列名为阿卜杜勒·巴基·巴希尔·阿瓦勒·沙阿(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期间曾任代理高等教育部长, 哈卡尼网络财务顾问(TAe.012))	普什图	TAi.038
45	高等教育部内部调查负责人	法兹卢拉·拉比, 列名为法兹勒·拉比	普什图	TAi.157
46	内政部公共信息负责人	拉赫马图拉·卡卡扎达	普什图	TAi.137
47	教育部专业发展主任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奥马里, 别名易卜拉欣·哈卡尼(西拉杰丁·哈卡尼的叔叔)	普什图	TAi.042
48	内政部特别顾问, 负责自杀炸弹手	叶海亚·哈卡尼	普什图	TAi.169
49	喀布尔大学伊斯兰研究教授	阿卜杜勒·库杜斯·马扎里毛拉韦	塔吉克	TAi.135
50	喀布尔省警察局长	瓦利·贾恩·哈姆扎, 被列名为瓦利贾恩	普什图	TAi.095
51	楠格哈尔省省长	哈吉·古尔·穆罕默德, 被列名为穆罕默德·纳伊姆·巴里奇·胡达伊达德	普什图	TAi.013

内阁级以下行政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52	卢格尔省长	齐亚-拉赫曼·迈达尼	塔吉克	TAi.102
53	阿富汗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大使馆三等秘书	穆罕默德·阿利姆·努拉尼	普什图	TAi.138
54	喀布尔职业培训学院副院长	尼克·穆罕默德·多斯特·穆罕默德	普什图	TAi.019

事实行政当局周围的顾问职务

序号	任命/职责	姓名	族裔	固定编号
55	哈卡尼网络顾问(TAe.012)	穆罕默德·塔希尔·安瓦里	普什图	TAi.005
56	内政部长西拉杰丁·哈卡尼高级顾问(TAi.144)	沙姆斯·拉赫曼·阿卜杜勒·查希尔	普什图	TAi.008
57	难民回返部长哈利勒·艾哈迈德·哈卡尼(TAi.150)顾问	穆罕默德·穆斯利姆·哈卡尼·穆罕默德·古尔	普什图	TAi.073
58	坎大哈省边境和部落事务局官员, 坎大哈省省长顾问	穆罕默德·拉苏尔·阿尤布	普什图	TAi.104
59	商人(毒品)	阿卜杜勒·哈比卜·阿里扎伊, 别名阿迦·贾恩·阿里扎伊	普什图	TAi.148
60	商人(金融)	法伊祖拉·汗·努尔扎伊	普什图	TAi.153
61	坎大哈省省长的后勤和承包商	马利克·努尔扎伊	普什图	TAi.154
